通俗小说中的光彩

——试析《啼笑因缘》的成就

刘 征

通俗文学发展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处于一个全新的时期。“五四”新文学此时已完全站稳了脚跟，成为真正的主流文学。大规模地批判旧派小说和鸳鸯蝴蝶派文学的高潮已然过去，但这并不意味着新文学就掌握了全部读者和全部文学市场。无论在上海在北京在其它任何一个城市，旧式小说依然拥有大量的市民读者。普通的老百姓对于新文学是远离的、隔膜的，百姓所欢迎的仍旧是以张恨水为代表的接近百姓世俗的一套文学话语。

张恨水在那个时代发展成为社会言情小说的集大成者。经过自觉革命，创立了现代性的章回体小说，他也随之成为现代通俗小说的大家。他的文学观念中，始终不放弃章回体小说的形式和通俗文学的娱乐性；同时，他立足章回体而不断拓宽其功能，追求新的潮流，不甘落伍。他的读者遍及各个阶层。作品的刻画入微，描写生动，文字浅显，口语自然，达到了妇孺皆知的境界。内容主要在反对封建，反对军阀、官僚的统治，反对一切社会不良现象；主张抗战，主张恋爱真诚的婚姻自主。

面对这个与“雅文学”对立的“俗文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本文拟从主题选择、结构模式、人物形象、创作动机几个方面来探讨《啼笑因缘》，以证明这一通俗小说的不俗之处。

一、身边人、身边事构成《啼笑因缘》引人入胜的主题

小说主题的选择决定着小说形成后的读者群。余华曾这样说，“读鲁迅的小说好像上教堂，读金庸的小说好像上赌场”。通俗小说最初的创作动机、目的均在于“怡情”，换言之，是为了消遣。由此便决定了其主题模式。一般说来，通俗小说作品基本取材于市井百姓的生活，以食、色等人性的基本欲求作为小说的基本母题，它们也涉及社会风云和时代的变化，但着眼点却是贫民百姓在社会动荡中所经受的酸甜苦辣。通俗小说往往以市民大众的审美情趣作为自己作品的基本底色，是一种反映市民阶层的人生观、价值观，贴近读者的期待视野、易与普通大众沟通的文学。《啼笑因缘》完全做到了这一主题的选择，紧扣其主旨。

小说写了富家少爷樊家树与鼓书艺人沈凤喜的爱情悲剧。除了樊家树与沈凤喜的情感经历，摩登女郎何丽娜、侠女关秀姑的插入，使故事平添了都市的富丽场景和乡间的传奇色彩。这期间，刘将军的强抢民女，沈凤喜经不住诱惑的背叛，又都使故事情节变得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小说中对沈凤喜虚荣性格、天真薄弱意志的刻画，反复的心理叙述，突破了章回体小说的模式，提出张恨水小说里中国的现代都市生活与传统道德心理相互冲突的主题。这一故事里，不仅有我们身边的人——民女沈凤喜、少爷樊家树，还有我们身边的事——青年男女的相互爱慕、黑暗势力的横行跋扈，这一切的一切构成了《啼笑因缘》的主题，也预示着将有大批的老百姓为此而着迷。如果将《啼笑因缘》的主题换成拯救劳苦的大众、改造陈旧的“国民性”、宣扬欧洲的新思想，势必造成读者群的局限——知识分子读者群。所以，主题立意的成功选择是《啼笑因缘》的第一个成功之处。

二、婚恋故事的表层结构加男权社会的深层内涵使《啼笑因缘》意义深广

通俗小说的结构模式是以男女主人公的情爱故事作为情节主线辅之以其它社会各阶层的人物的生活轨迹。一般采用章回体的结构方式。小说的结构又分为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

表层结构指的是，小说作品根据叙述的顺序来安排各单元之间的关系。（西方结构主义学家认为表层结构是句子各成分之间的关系，是句子连起来的线性关系。）《啼笑因缘》当中，各章回之间是一个序列接一个序列，形成连环；或几个时间同时发生，交织并行；或故事套故事。这从各章回的标题上就可以看出来。

例如：

第一回。豪语感风尘倾囊买醉，哀音动弦索满座悲秋。这里引出了沈凤喜是一个穷苦的鼓书艺人这一故事背景。

第二回。绮席晤青衫多情待舞，蓬门访碧玉解语怜花。上句引出了何丽娜与樊家树的相见，下句交代了樊家树到沈凤喜家的拜访。这样樊家树的生活中就同时出现了两位女子，与她们的纠葛也是同时发生的。

深层结构指的是超出于整个文本字面的内在意义的关系。深层结构植根于一定文化中的深层社会心理，往往呈现出一种可以多角度理解的状态。西方结构主义学家认为，深层结构是短语和句子成分之间的内在语法关系，不能从线性序列中直接看出来，需要寻找潜在意义。在我看来，《啼笑因缘》的深层结构是，表面上看是个一男三女的恋爱故事，深层是三个性格出身迥异的女子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文化，只有愿意为了爱去改变自己以适应男人的女人才能获得最终的婚姻，沈凤喜式的徒慕虚荣和关秀姑式的无私奉献都不能得到最后的幸福。这一切都旨在告诉大家，所有女人都是在为了男人而“拼搏”，都是为了去争夺同一个男人，影射出那个时代那个社会也是男人主宰的，是男权社会。这是《啼笑因缘》结构意蕴的深度所在。

三、一个大众情人加三个妙龄女子构成《啼笑因缘》丰满的人物形象

通俗小说不是给人以人生的启发或蕴涵丰富的哲学思考的文学样式，它是以其通俗性、趣味性、娱乐性全方位来供人们消遣用的，老人、妇女、农民、工人、市民均可以在通俗文学所营造的一个虚幻世界完成自己的一个梦，从而获得心理的愉悦。这势必决定通俗小说中的人物一定要迎合大众口味。给普通民众圆梦其实就是完成了民族审美理想的外化。

樊家树，这一形象就能给许多妇女圆梦。他是富家子弟，他有文化、善良、慷慨、样貌端庄，同时又具有现代平等思想和平民意识。他基本符合很多女人对于爱情对象的向往。所以，张恨水才会安排三个性格出身迥异的女子都来爱他。

沈凤喜，传统、单纯、虚荣的女孩子。

何丽娜，当时的社会前沿的时髦女郎。

关秀姑，独立、坚强、无私的“侠女”。

这样三个不同类型的女子又基本符合社会中大部分男人的各种口味。通俗小说所选取的是男性视角，这也悄悄暴露了男性的审美需要。这三个女子与樊家树所构成的关系分别是：才子配佳人、千金配书生、民女无私无畏的奉献自己的爱，这样三种感情。这又满足了市民对于婚恋的审美需要。所以，从人物形象的塑造这一方面来看，《啼笑因缘》又是成功的。它成功地把握了普通百姓对于小说形象的审美需要，同时通过对樊家树与这三位女子的情感经历折射出许多人民大众所感兴趣的话题，如：世俗生活对于爱情生活的干扰——沈凤喜屈服于金钱的诱惑、浪漫不属于穷人，不要责备穷人的犯罪等等。《啼笑因缘》应该说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是颇为全面且血肉丰满的。

结 语

文学理论上把创作动机定义为：就是把驱使作家投入文学创造活动的一股内在动力。

创作动机的实现（作品完成）固然要依赖材料的储备和艺术发现的获得，但实际上创作动机却常常是暗中支配和决定作家搜集材料的范围及艺术发现方向的潜在操纵力量，有什么样的创作动机，实际上也就暗示了作家某一具体作品或其一生文学创造在选材和艺术沉思上的走向。

通俗小说的创作动机是为了满足和适应世俗大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它并不看重作品中对个人性灵的抒发，因此作家常常为某种现实利益的驱使，大量的创作，刻意编排一些富有传奇性、趣味性的故事，因此它表现出了非常浓厚的商品属性。所以和纯文学、雅文学相比，雅文学追求审美趣味的雅致，含蓄地表达作者对人类、对社会乃至对世界的一些独特而深刻的美学思考。通俗小说在这方面明显逊色于雅文学。

张恨水在创作《啼笑因缘》之初，或许考虑过作品生成后的市场及其商品属性，但可贵的是，这些故事并不庸俗，它以自己独特的故事编排、人物设计向世人证明了它的价值。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

[2]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张恨水.啼笑因缘.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刘征，女，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11级博士生。**